

把很多不相干的事物连接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。

林白：我起先动念不是这样的，并不是刻意要在形式上实验。而且，《北去来辞》之后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就不要再写一部大长篇了。但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回了一趟北流之后，就有很多很多小说素材，很多小说里的原型人物，自己跳出来跑来找我，特别神奇，让我很刺激很震动，又有了写小说的念头，觉得这些人和事，不写可惜了。而且时过境迁，岁月流逝，很多当事者都不在了，（不写的话）这些记忆和历史都将被遗忘，到最后会全部湮灭。

《北流》书中，很多人物都是我虚构的，但是重要人物（除个别外）有基本的原型，人物的基本经历是原型经历过的。特别是我老家的那个表哥跑来找我，给了我厚厚一沓年轻时给恋人的信，有13万字，我最多用了2000字；还有写给别人的信，还跟我讲他的经历。这些底层的人们，真实的生活，情感与命运，等等，对我都有触动、激发。

年纪大了，财务自由了，还是要写点东西，否则人生就太空虚了。不动脑，也容易得老年痴呆对吧。我喜欢写东西，如果长期没东西写，整个人会比较闷。《北流》不是为了写成一个作品而写，是我内心有一种激荡，所谓生命的热情吧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北流》的小说结构，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后面的样子的？

林白：这个小说我写了好几年，有很多想法冲击我，越来越庞杂，不同的维度，环境地理，风俗传统，语言的刺激，人物不断跳出来。

我写了十稿才拿出来。（之前）



我觉得我写的那些东西，都不能汇聚到一起，包括很多闲聊的东西，各种阶层的人的闲聊。这些东西是我们时代的声息，我认为很有必要放进小说，但是始终没放进，后来我想我搞一个“气根”吧，就是一个东西，有支线，有分叉的，像南方的榕树。榕树有气根，这一稿就叫作“气根版”。写得很庞大，后来也觉得不对。再后来有个朋友说，你干脆叫“北流注”，相当于你写的所有东西是对“北流”的注释。北流也不仅仅是实际的那个北流，它包括实际的北流，同时也是精神的北流，同时它还是一条河，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。然后我马上就觉得行了，“注”“疏”“笺”，闲聊录在小说里，我设置了“时笺”这个名目，就都放进去了。哇，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合适，特别舒服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为什么会有“注、

上图：4月22日，“母语、时代、回归”——林白长篇小说《北流》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办。王安忆、陈思和、潘凯雄、郜元宝、张新颖等多位作家、评论家，以及林白本人参加了研讨会。

疏、笺”这个结构？其实我有一个种子，但是自己没有觉察嘛。我是图书馆学系毕业的，我们有一门课叫古籍整理，讲到古代文献编目。这是我们图书馆学中，我觉得比较有学问、比较扎实的一门课。我们的老师要求也挺严格的，考他的试是最难考的，我只考了60多分，勉强及格。古籍那些东西，什么版本呀、排列问题呀，怎么编目啊，我们课程都有的。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十三部经典，我们都得背的。所以，“注、疏、笺”，我是知道的，没忘记的。我忽然想到，通过“注、疏、笺”的结构把所有内容聚集到一起，实际上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加真实、更加能自我认同的东西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北流》像一本林白的写作总结。你用过的所有文体，很多小说的人物，全在里头，有脉络可循。人青春年少的时候，